

中国南方油画山水名家写生作品展艺术家、诗人对谈

(上接第2版)

◎王锐(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画派研究院院长、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):“诗性艺术——中国当代油画发展的新思维”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切中要害的问题。将“诗性的艺术”视为中国当代油画发展的新思维,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或追求唯美,而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和高级的艺术哲学思考。它为中国油画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桎梏,构建自身独特的现代表达,提供了一条极具潜力的路径。

中国当代油画创作长期以来面临两大困境。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模仿与追随,从学习苏派到追捧欧美现代流派,许多创作停留在形式、观念和语言的搬运上,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原创性思想。二是扁平化的“民族化”尝试,一些创作简单地将中国水墨画的笔触、民间艺术的图式(如年画、剪纸)或符号化的中国元素(龙、旗袍、汉字)直接嫁接在油画布上,流于表面,未能触及精神内核。“诗性”思维的提出,正是为了超越这两种困境。它不满足于技术模仿和符号拼贴,而是直指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审美精神和思维方式。

我们倡导油画山水中的诗性品格,这里的“诗性”远不止于“诗歌的特性”,它是一个更宏大的美学概念,源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,其核心包括:一是意境,追求“象外之象,景外之景”,画面不止于描绘客观对象,更要创造一个能引发观者无限遐想和情感共鸣的审美空间。二是写意,中国的“写意”不仅是情感的宣泄,更是通过笔触、色彩和构图来“书写”画家对物象的内在理解和生命感悟,追求“气韵生动”。三是时空的流动性,中国诗画中的时空是自由且心理化的,如“散点透视”。“诗性”油画可以打破焦点透视的物理限制,将不同时空的意象并置、融合,形成一种叙事性的、音乐般的韵律感。四是留白的智慧,“计白当黑”,画面中的“空”不是虚无,而是意蕴生发之处,是邀请观者参与完成的部分。这与西方油画传统中填满画布的充实感形成鲜明对比。

但我们将“诗性”作为新思维也面临挑战,要避免矫饰与空洞,防止“诗性”沦为一种浅薄的唯美主义或矫揉造作的风格主义。真正的诗性背后必须有深刻的文化修养和真诚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。

将“诗性的艺术”作为中国当代油画发展的新思维,是一次从“技”到“道”的升华,是从“追随”到“建构”的转折。它意味着中国油画不再满足于做西方艺术的学生或影子,而是勇敢地回到自身的文化母体中去汲取养分,用油画这一西方媒介,来言说东方的智慧、情感和美学。这不仅是构建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画派的关键,也是中国艺术对世界当代文化图景所能做出的独特而宝贵的贡献。这条路虽然漫长而艰难,但无疑是最有希望和价值的方向之一。

◎陈世宁(江苏油画学会会长、南京艺术学院原副院长):对“审美高度”的认知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。中国传统画论中尚有“能品、妙品、神品、逸品”之分,而我们今天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,是不是存在着对“审美高度”缺乏足够的认知。虽然画是画,诗是诗,画有画的语言,诗有诗的境界,但二者在“审美高度”上则是相通的,所谓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正印证了其间的联系。

今天我们的展览以“诗性的品格”命题,既有新意也有深意。中国的几代油画家,为了将西方绘画技法与本土文化融会贯通,一直在寻觅突破的路径,而将画与诗性的融合明确提出,这既点到了中国油画风景已经出现的端倪,更

成为我们这一代油画实践者奋斗探索的明确坐标。

品格或称格局在绘画中至关重要。与“审美高度”紧密相连,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。“诗性的品格”内涵丰富,且是一个发展中的课题,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去实践、去兑现。

◎张于荣(诗人,浙江省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):“诗性的品格”中国南方油画山水名家写生作品展,是跨界的探索性实践。绘画不是相互叠加,而是相互催化和相互照亮。中国油画有一定天然的属性,油画的美如我们展览中所看到的空灵和抒情,跟诗歌的意向、画面感有天然的契合,也就是我们油画的情感与诗意的共鸣,在艺术欣赏时的一种多维度的表达。我觉得一个好的诗性气质,实际上是画作的第二生命力。反之亦然,一首诗能够入画,那么我们就拥有了画的调性。今后我们可以以主题性、互动性来共同策划诗画同向奔赴的活动,进行更多的诗画对话,诗人更早地切入,而不是被动地意译、配诗,让诗意主动进入到画面中去。作为诗人,我也思考在绘画中学到什么?诗歌写作最主要的要素是什么?首先是入景,诗歌如何让画面动起来,那么这个入景的问题就解决掉了;第二是入情,把个人的情感注入其中,是否有个人的温度,一切情景即诗境,这很重要;第三是严肃的哲思,能不能找到社会痛点,在诗画里能不能产生共情?我感觉诗画可以相互借用,诗可以入画,画也可影响诗,两者相得益彰。

山水精神如何回归审美?要强调油画的自然属性,回到艺术的本质,避免向油画的社会属性妥协。还有,如何用诗性滋养画面,回到中国山水诗的精神源头来建立油画的精神原乡,建立油画山水的本土路径?油画需要探索中国味道和中国元素,这是大势所趋。所以,建议更多要把中国山水精神融到笔墨色彩中去,这样才能更像是中国的油画。

◎姚辉(诗人,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):今天非常感动,这种感动主要源自两个方面。一方面是,本次展览是对“诗性的品格”这一主题的确证与尊重。诗性对于各位艺术家来说已成了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式和创造方式。我们写诗的人,实际上也一直在思考这一课题。由此我想到了诗性和当代性的关系。每一个创作者,不管是艺术创作者还是文学创作者,都要以当代性来要求、提升自己。在我的理解中,诗性是文字、色彩的最本质属性,更是一种艺术思维方式,一种情感认知,一种精神力量,是想象力、创造力的集中体现。我们传统艺术和中国油画,以及西方百年以前的油画艺术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,我们今天看到了还会怦然心动,主要还是其体现的诗性的功能、力量。人和人之间的创作差异体现的可能正是精神力量的高低,我们要努力接近诗性精神,而不是只着力于单纯的技巧追求。艺术要在对世界的关注中呈现独有想法,要把诗性当作更高层面的表达。第二个方面就是,每一个创作者都在思考自己作品的生命力,思考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。每位老师画的纳得山庄以及南方的一些山水,看上去好像是相同、相近的题材,但每个人的作品都不一样。体现的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当代情感、当代思维、当代笔墨,都是时代审美的“自我”化呈现。从各位艺术家的创作可以看出,只有让自己的色彩、文字契合当代主题,诗与画才能实现真正的契合,诗性与当代性也才有可能互融共进。更主要的是,通过对这些艺术佳作及大量中国优秀艺术精品的品读,我觉得诗性就是最重要的当代性,甚至也是最恒久的当代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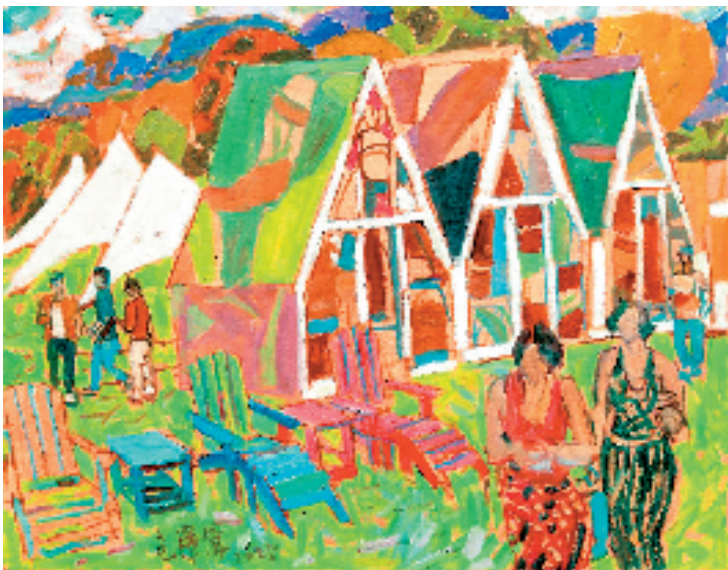
陈和西 后院 80×80cm 布面油画 2024年



黄胜 纳得营地 70×90cm 布面油画 2025年



陈世宁 惊蛰山庄雨朦胧 60×80cm 布面油画 2025年



包泽伟 纳得艺术山庄 80×100cm 布面油画 2024年